



世界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纪德集 06 李玉民 编选

刚果之行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著 李玉民 由权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纪德集 李玉民 编选

刚果之行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著 李玉民 由权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刚果之行 / (法) 纪德著; 李玉民, 由权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3

ISBN 978-7-5426-5489-2

I. ①刚… II. ①纪… ②李… ③由… III. ①游记—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3762 号

刚果之行

著 者 /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译 者 / 李玉民 由 权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王兰英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45 千字

印 张 / 19.5

ISBN 978-7-5426-5489-2/I · 1110

定 价: 2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目 录

刚果之行·····	由权 译	1
漫游土耳其·····	李玉民 译	197
布列塔尼游记·····	李玉民 译	223
放弃旅行·····	李玉民 译	259

刚果之行
——途中日记

由权 译

宁做莽撞行走客，不当谨慎定居人。

—— 济慈

谨以此书纪念约瑟夫·康拉德

第一章 中途站——布拉柴维尔

七月二十一日 渡海第三日

难以名状的委顿。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既无内容亦无轮廓。

连着两天坏天气过后，天变蓝了，大海平静了，空气不那么热了。一群燕子随船翻飞。

孩子幼年时期，再怎么摇他们也不为过。我甚至赞成用可以大幅度摇晃的装置让他们安静，哄他们入睡。而我呢，是用理性的方法养大的，奉母亲之命，我只睡过固定的床。当初这种幸运令我今日特别容易晕船。

不过我挺住了。我极力克服眩晕，而且发现，真的，自己比很多乘客要强。想起前六次渡海的经历（摩洛哥、科西嘉、突尼斯），我就放下心来。

海上的旅伴有行政官员和商人。我相信唯有我们是出于兴趣而旅行的。

“你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这要等到了那儿才知道。”

我迫不及待地投入这次旅行，俨然库尔提乌斯^①纵马投入深渊。

① 库尔提乌斯：古罗马神话英雄，相传公元前362年，罗马广场塌陷出一个深渊，神谕说，只有罗马将其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投进去，深渊才会填平。库尔提乌斯清楚，没有什么比勇敢的公民更宝贵，便手执武器，纵马跃入深渊，深渊口立即合上，之后那里被一汪水塘覆盖，就是库尔提乌斯湖，公元前1世纪，湖干涸了。

好像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想踏上这次行程（尽管几个月来，我一心想着这次旅行），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让我非去不可——就像我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样。我甚至几乎忘了这只是“成年后实现的一个年轻时的计划”。去刚果旅行，还不满二十岁，我便有此打算，到如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了。

我津津有味地从第一篇起重读了拉封丹的所有寓言。我真看不出哪种优点他在书中没有表现出来。会看的能在其中捕捉到一切。但是要有内行的眼光，它轻描淡写的笔触往往太不易察觉。这是一个文化奇迹。如蒙田般睿智，如莫扎特般敏感。

昨天清晨清洗甲板时，我的舱中发了水灾。一泡脏水上可怜巴巴地漂着那本漂亮的皮面^①小本《歌德》，是凯斯勒伯爵^②送我的（我在里面重读《亲和力》）。

七月二十五日

天灰蒙蒙的一片，有种特别的柔和。船一直缓缓南下，今晚将把我们送至达喀尔。

昨日看到飞鱼。今天则见到成群的海豚。船长从甲板一侧的过道上冲它们开枪。其中一只海豚白肚上翻，流出一股鲜血。

非洲海岸在望。早上一只海燕落在栏杆上。我喜爱它那小巧的蹼爪和怪怪的嘴。我抓它，它也不挣扎。它在我张开的手掌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展翅飞起，消失在船的另一头。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纪德1903年应德国文学艺术赞助人和和平主义者哈利·凯斯勒（1868—1937）之邀去魏玛待了一段时间，与他结下了友谊并彼此书信来往。

七月二十六日

达喀尔之夜。街道笔直，阒无一人。沉睡的城市暗淡无光。想不出还有比这里更无异国情调、更丑陋的地方了。旅馆前面还热闹一点。露天咖啡座照得明晃晃的。笑声粗俗。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大道走，很快离开了法国区。置身黑人中间很兴奋。一条横街上，有座小露天影院，我们走进去。银幕后面，一些黑孩子躺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大概是吉贝吧。我们在二等座的第一排坐下。我身后，一个高个黑人高声朗读字幕。我们就出来了。在街上又逛了很久，累得只想睡觉。但在我们下榻的“大都市旅馆”，窗下有人在开晚会，喧闹嘈杂之声吵得人好久睡不着。

六点我们就返回“亚洲号”取相机。一辆马车将我们送往市场。马都瘦骨嶙峋，肋部蹭破了，流着血，伤口涂着普蓝^①。我们离开这凄惨的车马，换乘汽车，去离城六公里的地方，途中穿过几片成群兀鹫出没的荒地。有一些兀鹫蹲踞于房顶，像巨大的秃头鸽子。

实验植物园。道不出名的树。丛丛正开花的木槿。我们钻进窄窄的小路，想提前感受一下热带森林的滋味。几只漂亮的蝴蝶，颇似大金凤蝶，但翅膀背面有一大块珠光斑。不知什么鸟在鸣唱，我在茂密的枝叶间搜寻了半天，却看不到它们。一条很细的还算长的黑蛇倏地钻过，一溜烟逃走了。

我们想到一个海边沙地中的土著村庄去，但一座无法逾越的潟湖将我们与村子隔开。

七月二十七日

一天都在下雨。大海波涛汹涌。很多人病了。一些老殖民抱怨：

① 普蓝颜料成分是亚铁氰化铁，由于药品缺乏，被用作灭菌剂。

“这一天太难受了，没这么差的天。”……总的说来，我还受得住。天又热，又闷，又潮湿；但我觉得在巴黎遇见过更糟糕的天；很奇怪没有出更多汗。

二十九日，对面就是科纳克里。本来九点就该下船；但天一亮就大雾弥漫，船走错了路，失去了航位，只能摸索着前进，水碓一次又一次伸到海底。水很浅，珊瑚礁和沙滩之间空间很少。雨下得太大，我们都不想下船了，但船长请我们上他的小汽艇。

从轮船到栈桥码头有很长一段路，但这期间雾渐渐散了，雨也停了。

带我们上岸的客务主管提醒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船不会等我们。我们跳上一辆人力车，拉车的是个“身材修长四肢强健”^①的黑人小伙子。树很美。光着上身的孩子很美，很爱笑，眼神恹恹的。天低低的，空气异常宁静温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幸福、快活、忘掉烦恼与忧愁。

七月三十一日

塔布——一座低矮的灯塔，像汽轮的烟囱。零星几座屋顶隐没在大片葱绿之中。船距海岸两公里停下来。时间太短，不能上岸；从岸边却来了两条很大的船，载满克鲁人。“亚洲号”从中招募了七十人扩充船员队伍——返航时再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大都身体健美，但再露面时，都穿上了衣服。

一条小巧的独木舟上，一个黑人只身排出涌入的海水，小腿拍打船身啪啪作响。

^① 出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22首《异国之香》。

八月一日

从前的《景致周刊》^①上的画面：大巴萨姆^②浅滩。风景尽呈长条状延伸。茶色的海面上拖着长长的带状泛黄的陈旧泡沫。海面基本上很平静，但一个大浪打来，在海边沙滩上铺开一大片泡沫。接下来的背景是树，锯齿形轮廓非常清晰，线条非常简单，好像是一个孩子画出来的。天空多云。

栈桥码头上，黑人麇集攒动，推着小翻斗车。码头尽处是一些库房；再前面，左右两边树木成行，树中间夹杂着低矮、扁平的房子，屋顶铺着红瓦。城市挤在大海和潟湖之间。如何想象，就在附近，一过潟湖，便是辽阔的原始森林，真正的原始森林……

为了上码头，我们五六个人坐进了一个类似荡椅的东西里，荡椅通过钩子悬在吊索上，起重机将它提起，吊着它在空中越过波浪，一直送到一条宽敞的船上，然后绞盘松开，荡椅重重落下。

我觉得一切像是布娃娃海难中的玩具鲨鱼和玩具沉船。赤裸的黑人叫着，笑着，争吵着，露出吃人生番的牙齿。小船浮在茶色海面上，海水被红绿色鸭掌形的小桨抓挠翻搅着，就像在马戏团水上节日表演见到的场面一样。有人从“亚洲号”甲板上朝潜水的人扔硬币，潜水者一下咬住，含到口中。大家等着小船坐满人，等着大巴萨姆的医生来发搞不清是什么的证明；等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过早下到划艇上的前几位乘客和过于殷勤地前来迎接他们的巴萨姆的官员在摇摆、晃动、哄闹中都晕了船。只见一个个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俯下身去呕吐。

大巴萨姆——一条宽阔的大道，中间铺着水泥；两边的房子

① 法国第一份带插图的周刊，创办于1833年。

② 从前科特迪瓦的首都，是一座港口和历史城市。